

蓬溪文史資料

第三十一輯



四川省蓬溪縣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 編

2307

蓬溪文史资料

第三十一辑

四川省蓬溪县政协第七届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

政协蓬溪县第七届委员会 文史学习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分管主席 冯佳才

主 任 胡传淮

副 主 任 陈安礼 欧阳福（兼）

委 员 王光照 李文国 杜伦德 柏宏卫

《蓬溪文史资料》编辑人员名单

审 订 冯佳才

主 编 胡传淮

副 主 编 陈安礼

校 对 胡传淮 贾极君

目 录

张问陶研究的几个问题·····	彭静中 (1)
张问陶的科举之路·····	李朝正 (51)
清代张鹏翮、张问陶家族诗人概述·····	胡传淮 (56)
蓬溪县城九宫十八庙考·····	赖显荣 (70)
蓬溪武庙·····	薛正顺 (101)
蓬溪龙王庙·····	黄丕良 (104)
鸣凤镇翔凤寺·····	王国玺 (106)
《张鹏翮诗选》序·····	朱则杰 (108)
《张问陶年谱》序·····	王英志 (110)
《张问陶年谱》序·····	朱则杰 (113)
《张问安诗选》序·····	冯佳才 (116)
《清诗人张问安年谱》序·····	李朝正 (119)
蓬溪分县纪实·····	唐 波 (125)
大英建县纪实·····	邓茂良 (132)
血战指头岭，兄弟双立功·····	李 夏 (13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援外工作记事·····	张永显 (142)

黑龙山水库复建工作纪实·····	张永显 (146)
蓬溪县邮电“重点通信”史事·····	李端元 (150)
郑国漫谈·····	胡传淮 (160)
蓬溪寨与蓬莱山考略·····	赖显荣 (164)
两枚蓬溪造钱币·····	吴龙飞 (170)
元人蒲谦益科第官职辨·····	胡传淮 (173)
两江总督周馥咏蓬溪·····	胡传淮 (176)
儒袞吴佩孚留墨蓬溪城·····	胡传淮 (178)
忆郭沫若题字·····	钟云集 (181)
回忆常光中学的几位老师·····	郭孝儒 (183)
关于蓬南中学早期的回忆·····	郭连城 (187)
有关蓬溪槐花“铁民校”情况的补忆·····	李端元 (189)
困难时期学校生活自救琐谈·····	张润阳 (202)
读《蓬溪诗存》感言·····	李朝正 (205)
《蓬溪诗存》读后感·····	张绍诚 (210)
给《蓬溪诗存》编选者的信·····	郭孝儒 (215)
蓬溪作者著述知见录·····	冯光荣 (216)

张问陶研究的几个问题

——为《蓬溪文史资料》作

彭静中

一、必须全面准确地释读张问陶

在四川地方史、地方志、文学艺术和国史研究上，特别是自 1978 年底，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清代蜀中才子、清官、性灵派爱国诗人、杰出的画家、书法家张问陶（1764——1814），号船山（以下概称船山，诗称《船诗》、画称《船画》、书称《船书》），虽其人已歿，其事已久，但闻其名，察其行，诵其诗，读其画，莫不服恪其智、情二商之高，惜其际遇艰辛，长才未展，以其高风亮节，垂范后昆，令人高山仰之，所谓“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因而船山在近来不断地被学人研究和评介，这是必然的。但研究刚才起步，从宏观上看，恰似“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势在难免，亟待深化！

曾见一本印行万册的书，在川中《著名文人》下，一共介绍了川中存歿“文人”27 位，其中 26 位的题识，基本合乎其人成就和影响，而于船山则题为《“蜀山老猿”张船山》，不论其内容如何，这个标题就是一大谬误，叫做“言不及义”！

大家知道，一篇文章的题目，必如陆士衡所言，“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或者说题目是文章之纲，文之内容，即依纲而展开。所以，我们提出必须全面准确地释读张问陶！

1) 以在官言官而论，“家风五世耐清贫”的船山，进入仕途，一生清贫廉洁，以“实政自然先礼教”和“临民如听孤儿哭”的情怀，终以“天意苍茫地苦贫，救荒无策愧临民”，在“奉天之粮不至，民

愈惶惶”的情况下，本为贫而仕之船山，急流勇退，明知有饿饭之苦，却断然采取“乐圣何妨且避贤，无田也自说归田”，而著称于乾嘉政坛之上。

2) 以乾嘉诗坛而论，船山虽然才思敏捷，可谓“九能大夫”，惜“志大偏无命，心奇不在诗”，决不轻于下笔，因“诗关君父费踟蹰”，以为“好诗不过近人情，墨光都借性灵传”，如果“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他指斥乾嘉诗坛上某些人是“语不分明气不真，眼中多少伪诗人。”有鉴于这种情况，他自己才“悠悠三十年，自开一草昧”。船山在旧现实主义立场上，反映社会重大政治事件，以真情实意之性灵诗，而屹然自立于乾嘉诗坛上！

3) 以船山之水墨丹青而论，称得上“画手得诗意，笔墨皆精神”，不仅“画中有诗”，而且是：“人境孤高画境寒”，“磊落精神画里传”，以“酒酣慷慨画流民”的写心写意手法，绘出了“乾嘉盛世”的衰败景象。船山以指爪画为人所乐道。他说“学弄丹青消白日，此中多少旧诗情，”因此，船山之画与他的诗歌一样，都是船山性灵的表现，描绘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不平之鸣！因此，船山的画，在国画上是有独特地位的。船山的字画以及他的砚和印，在乾隆 59 年（1794）曾两次被盗。以船山之令闻令望，人所尊仰，无名高手，借船山之名以自利，难怪船山伪书画之多了！总之，船山以其卓越之性灵绘画而享誉于乾嘉画坛上！

4) 以船山之书法而论，或谓其近米芾，这真是驷黄牝牡之论！实则船山之字，却是“颜筋柳骨比秋鹰”，“挥毫似吐英雄气”，实有机抒自运的性灵意趣。所谓书品即人品，书以人之品格见重，因而，船山之书，令人宝爱。不因他是“写遍人间十万笺，挥毫新到九重天”的人，而世人钦佩他“墙头退笔如山积，曾写朱门一刺无？”这是封建士大夫难能可贵的船山书格和船山精神！

5) 船山的诗、书、画，反映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也反映他

的际遇和心路历程！以大事要项而言，反击廓尔克入侵之西征，征苗、白莲教起义，和坤贪赃枉法被诛等事件，在《船诗》中有较多的反映，对官僚之斥责和对人民的同情。“吁嗟杜陵语，盗贼本王臣”，“民谁甘作贼？将苦不能兵。”他以“但捧心肝朝北阙，且留面目见东川”的对朝廷和对家乡父老申敬的自我完善精神，以昭示天下后昆，这在川中入仕者里仅见。

6) 乾嘉之际，船山阅世既深之后，他喊出了“宦海名场都领略，才知高雅是农夫”和“我爱寻常百姓家”，这也是所有乾嘉诗人中所罕见的。这些民主性的火花和思想，下启龚自珍和魏源这些进步诗人和近代思想家！

7) 船山之历史地位，当时就有准确评价。其挚友洪亮吉赠船山诗云：“谪仙（李太白）和仲（苏轼）并庶几，若说今人（指乾隆 57 年（1792））已无偶”。这道出了船山的历史实际。

8) 如何看待船山之书画诗歌？从船山之思想言行论，诗书画三者，虽然出类拔萃，但自船山视之，是乃冷官之余事！或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以船山行藏而论，船山始终不是局外人，国家不幸，他更不幸！船山既鸣了国家之不幸，也鸣了他个人（包括全家）的艰难际遇。怀才不遇，投闲置散，种种不平，聊借诗书画以演戏一二，实在是娱情聊胜无的事，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可做，不得不借诗酒以卒岁！船山是有拯斯民、济天下之抱负的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在当时是卓越可称的，始终以清廉正直面世。在他力所能及的职权范围的事，是做得突出，为人所称的。因此，船山在政治史上的业绩，实在比诗、书、画等方面的贡献要大得多！

为什么？诗、书、画，仅是以华国润身，鼓吹休明。相反的，政治却是开物济务，拯溺群生的关键问题。船山志在斯民，不得已而托之于文艺创作，为人民，为自己而歌泣抒愤，可惜犹如在黑夜

空旷中呼喊，没有回音，这是封建政治和时代的悲剧，国家的不幸，也是船山的不幸！所谓“情多只觉宦游非”，这才是人民所怀念的船山情结！

9) 必须全面准确地评介船山，鲁迅先生说：“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10) 世人多称道船山的诗、书、画，而忽略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这似舍本逐末，丢弃了船山民主性的精华。“雕虫难了英雄业，莫艳悠悠世上名，”这才是清官而爱国诗人的船山！

11) 船山曾论及王逸少云：“琅玕经济掩于书”，对世称韩潮苏海则说：“韩（愈）苏（轼）好不在诗名”，今且下一转语，不应该让“船山经济掩于诗”而弃其廉洁爱民之清官本质，而赞扬其非主要方面。尽管从诗、书、画的角度看，三者均卓越可称，但从政治上看，船山捐俸积谷，全活子民，这是大恩大德，穷不思乱。因此，我们可以说“船山好不在诗名”！船山论人是“古人先器识”，又说：“自古荐贤先器识”。以其一生行事而言，诗、书、画是第二位之小技。所以，在阶级社会中，抽去政治而侈谈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都非士大夫立身处世之准则！

二、张问陶的名号和主要经历

近来，学者多谈及船山的名号和主要经历，见有异同，今谨写出呈教，企予望之。

1) 关于船山的名号：

§1 问陶：问是行辈序次。陶，则是由于出生在山东之馆陶县（馆陶在1965年初划归河北省邯郸地区），故名问陶。

§2 仲冶：问陶字仲冶，仲为行第，其长兄为问安，问陶为次子，故以仲序之。名陶字冶，陶为制陶，冶为冶金。陶冶意为开物成务，制作器具。引申为培养教化。《颜氏家训·文章》：“至于陶冶性灵，

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杜甫《解闷》（之七）：“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名以表德，字以彰行，问陶字仲冶，性灵诗人之中坚，浑然一体。

\$3 船山：船山在遂宁县西，一名舟山。问陶借为己之号，以志乡关之思。船山曾赋《北道怀船山》，并自注云：“遂宁西山，一名舟山”。

\$4 柳门：柳门为船山别号，唐刘禹锡《伤愚溪》（之三）云：“柳门竹巷依然在”。意为幽静俭朴的住宅，与朱门对言。此号为幼年所起。船山三兄弟中，问安号季门，问莱号寿门。船山 15 岁去汉阳，其嫂陈慧殊有《送柳门弟之沔阳》诗，可以为证。

\$5 乐祖：船山又署乐祖。犹怀祖、念祖之意。犹问安之字悦祖然。船山之高祖鹏翮，曾祖懋诚，祖勤望等均均为船山所敬仰之人。至其父顾鉴，被议离任，家道中落，本来廉吏之家，经此事件，生计顿窘，这也是船山本人，迟应科举之原因之一。

\$6 老船：此为他称，或有贬意。后船山亦以自称，含有解嘲意味。

\$7 宝莲亭主：1809 年，船山将依竹堂之部分住室，命名“宝莲精舍”，是为收藏佛经之室，屋有小亭，遂名之为“宝莲亭”，在作画中署宝莲亭主，亦犹他画上之印“禅悦”然。船山作画，也就是“风景流连写性情”，妙在“画中无我不如删”，未必傍人门户而小视自己，生具傲骨之船山，一贯主张“性情图画性情诗”，似不因人而名己！宝莲精舍，宝莲亭，宝莲亭主，三位一体啊！

\$8 蜀山老猿：船山自署“蜀山老猿”，以其画猿或为人题画猿，又自署曰“蜀山老猿”，这有深层寓意，他心灵外化之猿是“游戏清高洞壑幽，白云红树几春秋？从今细享山林福，挥手风尘傲五侯”，这是赞猿，也是自赞。

张维屏以为“其（指船山）状似猿，故自号‘蜀山老猿’云云，

本是悠谬之诬，不足为训！好在有《清代学者像传》之《张问陶像》可稽，其人之不似猿，一望而知！船山画中，多留有自己真容，我们从《南台痛饮图》中，尚可见状貌。然则，张维屏之野言逞臆，诬及丹青！船山泉下有知，当为厉鬼以击谤者而还己之本来面目，终止以讹传讹！

\$9 群仙之不欲升天者：船山自镌印为“群仙之不欲升天者”。船山于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外人视作禁林清要，实为闲职冷官，有似蓬岛散仙。洪亮吉赠诗云：“西蜀奇人作冷官，青毡犹剩十分寒。何妨日住蓬莱顶，不改常餐苜蓿盘。”可见船山之真实生活分际。

乾隆后期，和珅秉政，事以贿成，人才受压，奴才弹冠，何异豺狼当道。船山云：“一登傀儡场，便是灵乌也能走！云衫玉佩尔何人？默守泥丸夸不朽。”即为人才受压制而发。

船山何以不欲升天？他曾指某一类官僚云：“我曹傀儡长，差异羊马牛。斋心对上帝，立脚持中流……胡为混毛羽？摇尾声啾啾。胡为偃草木？无知供簸蹂！扰扰赴尘梦，槐柯宁久留？倏焉慨生化，鬼国纷然投。形骸亦虚器，可笑不自谋，皮骨附胶革，肺腑撑戈矛。登场笑傀儡，一散何时收？人耳复人耳，叫跳惊庄周”。

不难想像，一撮依草附木，摇尾乞怜之辈，粪土不如，竟然升天：船山只能嗤之以鼻，岂屑与彼辈为伍！？缘船山所见既多，幽愤益深，因此，“看人连臂辞蓬岛，未敢轻弹獬豸冠”。一个正直的清官诗豪，岂肯丧失人格去谋求升天！剩下的只有“乱久谁熏同穴鼠？累多我化戴山鳌”之低回愤叹！

嘉庆 18 年（1813），即船山辞世前一年，他斥某些人成道求仙之非云：“拈来梵夹无非道，参破儒书即是仙。不断熏修兼度世，未完功行敢升天。”社会之种种矛盾，政治之触处腐败，本来是“人间多累欲登天”的人，此时此刻，反倒不欲升天了。这不正是伤心

人别有怀抱吗？！

\$10 豸冠仙史：嘉庆 10 年（1805）9 月 28 日，船山由翰苑改官江南监察御史，任务是：“弹举官邪，敷陈治道，各核本省刑名”。船山得此官，殊非所愿，所以他说“改官人尽说迁官，回首蓬瀛顿渺漫。”按职级说，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而监察御史为从五品，船山实为迁升，而他却说是改官（同级相调）豸冠仙史，却把监察御史与翰林检讨同称，这种心境是颇令人遐思的！

\$11 药庵退守：嘉庆 17 年（1812）3 月 4 日，船山离开莱州府，遂署药庵退守。至到逝世，未见有别的署名。

2) 船山的主要经历

船山之年谱，世有蔡琨之《张船山先生年谱》稿本。庋藏北京图书馆，惜不得一读为快。好在《船诗》是编年的，有些还记上日期，生平经历和思想，尚可据以论证。比如船山的科第，其乡试和礼部试的年代、名次，均可确知，但其何年何地成秀才，人皆巧妙的回避了，按科举规程，没有秀才资格的人，就不得参与乡试。

\$1 船山入学成秀才。据他自己说：“忆乾隆乙巳，予方为诸生。”按乾隆乙巳，即乾隆 50 年（1785），是年船山已 22 岁，时已寄籍大兴而考中的。

以船山的智慧和才力，在正常情况下，是早可入学成秀才的，之所以迟至 22 岁，多由北马南船，为生计而饥寒奔走。是年，既到京完婚，入赘周府，坚定了走科举仕途之路，这是船山一生中的历史转折。

\$2 船山官御史的奏疏问题。或谓船山官御史后，连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抚，一劾河漕盐政。士大夫问之曰：‘子不虑丛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责难者，皆大臣名臣事业。其思为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为达其意。若无志于此者，将他身分抬得如此高，惭愧不暇，何暇怨我乎’”。审如此疏，遍涉官场，中

央地方，胥在其中，都察院代之上奏否，恐怕是值得考虑的。御史虽可“许风闻言事”，但得有具体之人和事，今此由头，已属骇目，都察院岂不承认自己前此之失察和渎职！

另一种说法是：“（张问陶）嘉庆 10 年（1805）改御史，屡有建白：奏请甄别九卿之衰老恋栈者，上是之。见于施行。又奏九卿会议公事，辄模棱无所可否？请飭令各书所见，不得仍蹈诡随之习。又奏请省巡幸。皆蒙嘉纳”。

以上两说并存，有人视为不同时间之两件事。但从时间、地点、人物和材料之来源而论，前一说是陈其庸得之其父传言，事有之，但内容有误！陈某与船山无多交往，得之传闻，而于实质内容，他并不知悉，但对话可能，因合乎当时船山之思相实际。

相反，第二说是可信的。首先是出于道光《苏州府志》，该志之纂修人是本贯人氏，船山之同榜状元石韞玉，并且石与船山为知交深厚之密友，其所言之实，具体可信，深得志书地近事核，时近迹真之志书要义。所以，船山之上疏，其著者即第二说，陈氏之言乃戏说也！

§3 关于船山之上疏与下诏狱问题。或谓船山上疏，落入成亲王手中，并上报嘉庆，因而龙颜大怒，被下诏狱，船山赋诗慰家人有句云：“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云云。

按“丈夫”句，实为洪亮吉之诗，洪被逮时慰家人者，非问陶之事，或是记忆之误而错置于船山名下。假若船山真有上疏而下诏狱之事，一是石韞玉当得知道，一是总得有人论救，狱方可解得释。石氏所纂之志书，刻于船山逝世之十周年，即道光四年，真有此事，石氏不会不书，为什么？作为船山来说，上疏之动机是“欲为圣明除弊事”，狱终得解，正是主上圣明，本有借鉴教育意义，志书岂可存而不论？而[同治]《苏州府志》，一仍石氏之说，不正表明其说可信？陈其元之书固存，但私人著述，仅虽存若无。

\$4 关于船山在检讨任事之久滞不迁。陈其元云：“船山先生与洪稚存太史亮吉皆大兴朱文正相国门下士。相国好佛。尝于生朝，诸弟子称觴之际，太史袖出一文上寿。相国固喜其文，亟命读之。太史亢声朗诵，洋洋千言，多讥佞佛事。诸人大惊，先生独大喜叫绝，相国大怒。坐是沦蹶有年，先生不悔也。

有人将“做”和“诵”文之人，指为张氏船山，是不妥的。船山最多是为洪氏文章叫好而罪于朱珪（谥文正），是此事之次要人物，而主要人是洪亮吉。文中之船山是称先生，洪则称太史，主次分明，尚可看得清楚，似不容混为一谈！

洪张二人本属至好，同为朱氏门生，二人虽恃才傲物，断不至在称觴上寿之际，讥佞佛而开罪长上，陈氏之言，只可视为庸闻之语，本不可信。船山对于朱珪，一致尊称为“朱石君师”，曾命船山题诗，可见陈其元之说，不足为信。至于船山之久滞不迁，其原因，张船山自己说过，那是由于“官阶不进坐诗狂！”不是因朱珪做了什么手脚之故！

\$5 关于东莱去官。船山出守莱州府，边穷难治，他心中有数。当时的“官场时论轻儒素”，他也了解。陛见时，嘉庆帝告诉他“民刁默化难”。船山到任十余日，已使“拭案无留牍”，榜其居曰“闻过斋”。这些举措，表示了他勤政亲民的形象。再加上他心存“穷通命定惟求是，家国恩长莫近名”，在其所属内，“纲纪整肃，属邑有侵用仓库钱粮者劾之，为上官所忌”，以岁谨，拯济斯民不得，受上宪之骗而引疾去官。

\$6 船山的逝世。船山体质不佳，由于饥寒交迫，影响其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21岁已见白发，辞官到苏州，靠卖藏书，卖字卖画和亲友接济以度流年。家口贫，担己重，又复纳妾望生儿。以其体质脉象而言，他顾不得姚秋农告诫他的“扫除一切喜”，到1814年春三月，终因恶性疟疾而逝世，虽魂归故里，却埋碧于苏州之玄墓

山！

§7 亥白哭船山诗惜其解官未归乡。船山于 1814 年春病逝苏州，亥白得耗，哭悼船山，有句云：“翰苑群钦彩笔挥，出守东莱未全非。忽传解绶回应早，何意投人事转违”。

这里所说“未全非”，事实上是说不该去守莱州，留京请改官，为贫而仕，尚可度日。去官之后，没有及早回川，虽云疗疾，实为依刘，最终事与愿违而客逝他乡——苏州！一本书上说：“后来张问陶因不满官场的黑暗，称病辞职回到了他日夜向往的青山绿水之间”。综览《船诗》之全部，其日夜向往的青山绿水，就是故乡遂宁，可惜他没能回到，问安及其亲属，均无力使船山埋碧于先德旧茔，亦不详其立后与其归宿，这不能不是船山的身后遗憾！

三、张问陶的思想、政治观念与政治实践

船山生于世代清白循吏之家庭，出生时，已是“老屋生前破”，成了一个破落户之子弟，使得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使他思想上产生与封建社会的对抗思想，其思想是多元的，即儒、释、道等对他都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或说他 40 以后，对佛、道的追慕，有些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其实，船山 40 以前的际遇，进步和消极思想，一直在他思想上斗争着，正因为积极的入世和民本思想占据上风，所以才有他诗歌、文艺上的独特成就，他若不具备这种进步思想，那《船诗》的整体成就，则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1) 张问陶的思想

§1 船山的基本思想是儒家思想。具体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庭社会伦理思想。要求士君子具备仁义礼智道德观念，然后化民成俗，忠君爱国、孝悌里仁，这是封建社会对人们的普遍道德要求。施之于国家，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才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国治而后天下平，符合

人民的利益与愿望。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子，其中的积极部分，索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意志。船山曾说“毕竟儒门衣体好”，“偶捡儒书总上乘”。这是船山在综贯了儒、释、道之基本学说及其利弊而得出的最终认定和客观结论！

\$2 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封建社会的停滞缓慢发展，体现在儒家思想上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由于处在封建王朝的日益没落时期，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南船北马，饥驱奔走，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劳动人民，这使得船山的思想，在某些方面能够冲破封建主义的樊篱，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思想的火花。儒家和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新儒家，法先王和法后王，一直是儒家与后学诸子争论的焦点。从船山的思想发展来看，在对待古和今，即保守和进取上，总是面对社会现实，他说自己是“独学常疑古”，喊出了“古虽可爱非今日”，因而，“作典还应数自今。”把握不住今天，老是回顾过去，脱离时代，不是经世致用学者所应有的态度，船山说与当世学者，“莫被古人误”，“万古无如眼前好”，“只有当前属我生”，这些诗句中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很强，实际上是对当时乾嘉考据学派的一种批评。船山一生谨慎，然谈言微中，向持“各保书生真面目，是非休论别人家”。总之，这些诗句富含时代信息，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表白，是船山民主思想的体现！

\$3 船山对于教成士子，化民成俗，特别注意。其友人洪亮吉在乾隆 58 年（1793）出任贵州学使时，船山赠言说：“侁侁弟子员，蓦然见文藻。推君纯孝心，教之拙毋巧。秀才至性足，朝廷以为宝。考订实小技，何足立师道？君会宏远谟，诗书无扰扰”。亮吉本人是以孝著称的。船山希望亮吉以纯孝教化士子，以为孝于父母，才能信于朋友，笃于人伦，忠于国家，敬于桑梓，这是根本。单纯考订错字，是不能养成一代学风的。爱乡爱国才能爱人民和民族。

\$4 船山博学于文，思想开放。船山幼承家学，少有壮志，自谓

“落拓大布衣，许身非碌碌。四十四万言，隐轸匡时略。为天子大臣，上书继臣朔”。尽管穷困饥寒，不堕青云之志，所谓“憔悴乌衣百不如，少年惟读等身书”。他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三教九流，莫不涉猎，入而能出，精于识断约取。深究儒、释、道三宗之后说：“陈陈三教书，几人不误读”，言下之意许多人沉溺于中，不能批判地吸取。虽然船山在苦闷失望之际，也吟咏佛道，还是一本佛以养心，道以养性，借以遣愁，作为心灵的无可如何的抚慰而已。一旦面对处世和处事，还是积极入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儒生不忘世，天下视诸掌。”这才是时代先行者的船山！但先行者总是孤独和痛苦的，不得已借诗歌以道胸怀，所谓“治有难言归讽谕”，无己，只有长歌当哭，为自己，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抒发愤懑。他最终的结语是：“大道无人我，皇风要转移”！试看“皇风不能移”的后果，那就是1840年到1949年才终结了的民族历史的悲惨命运！

\$5 从船山之题《为人四箴》论船山之为人。嘉庆13年（1808），船山有《题常兰陔侍御文为人四箴》诗凡6首，第一第六首可视为序跋。其四箴即“立品”、“敦行”、“守分”、“安贫”。他在第一首中说：“箴人即箴己，了了若观火”。既然如此，可视四箴为船山处世作人的准则。学识、人品，胥于此见，事实上是船山学识，人格的自我表述。虽有其时代和阶级烙印，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付予新的识解，仍然具有一定的教益。他对于“立品”的要求是“譬如陟岱宗，会当凌绝顶”，既要求自己的人品的完美和第一高尚。“中流立脚难，神山风易引”。立定脚根做人，不为外界所移易，才能保证人品的完美极致。在“敦行”方面，他指出“世途太纷错，举步有得失。视履凛春冰，何贤不可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当三思而行。力行向善，就可以成为各自时代、阶级所要求的有德的人。第三是“安分”，即安守本分。本分原指一个社会人的地位和身份，由此而产生出其应尽的义务责任。时代和阶级不同，各有不同的责